

★香港政府註冊

一 般 教 師 養 齡 誌

明 朗 週報

Charles Rhoderick.

(Charles Rhoderick書)

版出日八十月五年五月 期三第一卷二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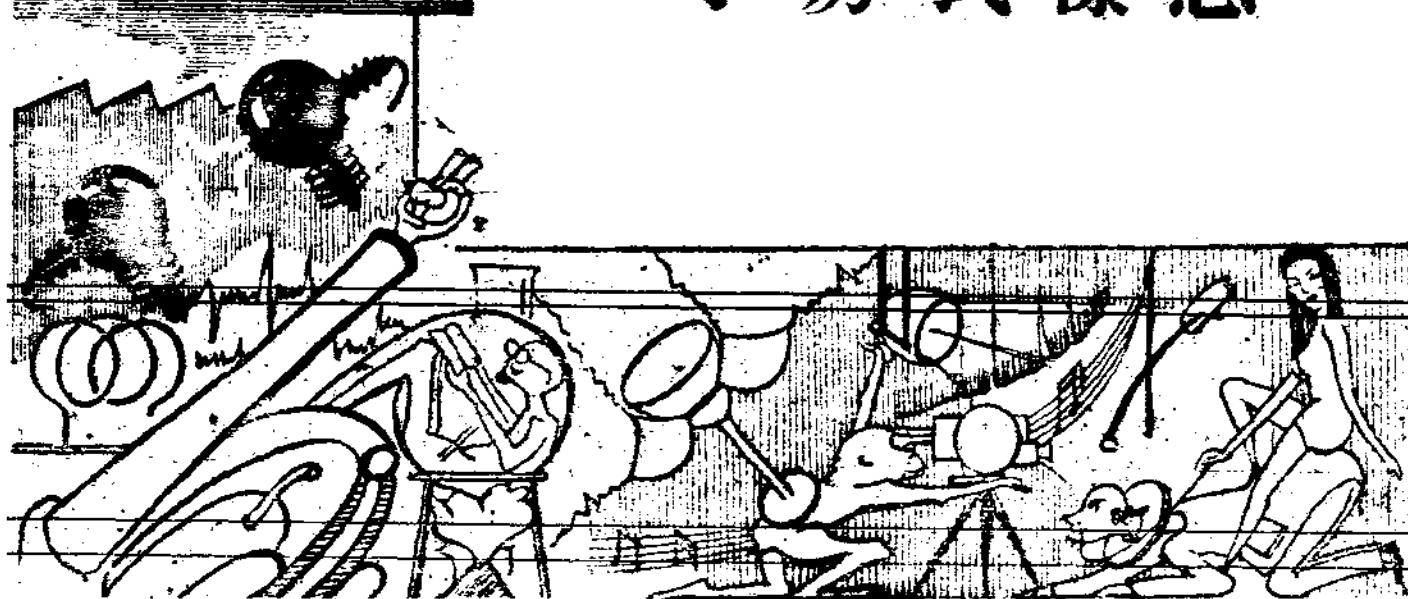
新開專欄

天眼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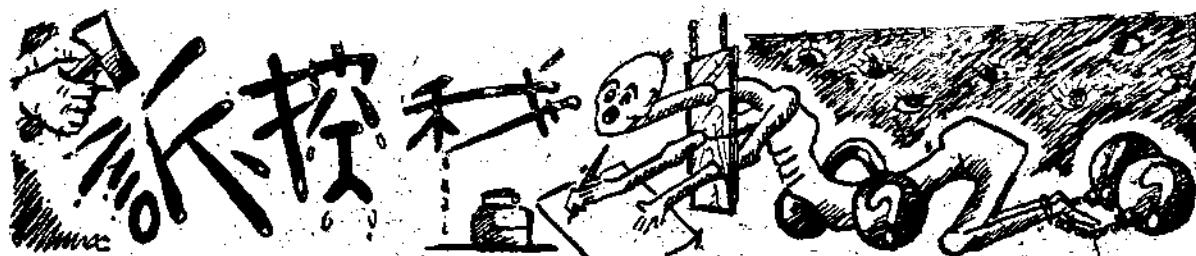
明朗影評

怎樣找房子

每冊零善五毫



美專欄作錄書圖說海底撈針



老毛病。我最怕出納員，也最恨會計先生。無論是我給錢他或是他給錢我，我都已在精神上變成一個可憐蟲不可。昨天我去某公司收賬，總數不過九元九角，那位出納老爺拿出一張一百元鈔票要我找。我說沒有，對不住，請給散紙吧。「拿一毫子來！」他命令道。我恰巧連一毫子也沒有。「明天來！」說罷，他埋頭打算盤了。

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招語班國初開課六月五日六六二二話電

R
050
463

期 明

(8) 編者言

本期我們又添加了兩篇專欄，一是「天眼通」，二是「明朗影評」。這兩篇都是中國人，中國影評不是中國人，中國影評者，實在是應用心理學的外傳說中的「預言者」，與「天眼通」的混合。

最理想的影評是在影片未映到之前就發表。這一點本刊原可以辦到，但我們能辦到而不辦到者，是因為看試片要「討人情」，有了「人情」寫批評，那評就靠不住了，所以我們寧可在信字上下工夫，暫時放棄快的優點，好在我們所評的是頭輪片，本刊讀者很可以看了評再去觀二輪，這麼一來，你還可以省錢。

「美國專欄作家」是一篇難得的文章，希望讀者諸君不要因為「硬」而不去讀也。

「怎樣找房子」是「怎樣」特輯之一，讀者諸君可以從本文發現知識與趣味的奇異的結婚。

(編者)

日文熱 日文熱 今日香港最時髦的語言，自然是英文，但在去年此時，香港還是日文的天下，雖然熱心學日文的人已不多了。香港人最熱心學日文時代，是在盟機未爆襲香港前。空襲頻繁之後，學日文的人便隨每一次空襲而減少了。日人占領香港的第一年，是日文的黃金時代。當時幾乎隨處都可看見日文學校。電車，巴士上也有人「勉強」（用功）。一家印度絲綢行，還出售一種英語拼音的日語會話書。很多第三國人靠這書學幾句英式日語出風頭。令我們感慨而奇怪的是前此學日文的人正是今日學英文，講英文的人。——冷眼旁觀者。



花園道檢票

日敵在香港淪陷的第一年，搜查極嚴

。有一個時期，從筲箕灣到西環，沿途要經過大大小小約十個檢查站。其中最嚴的一個是花園道口的檢查站。第三國人三條。日本人的一條路，沒有人檢查，日本人也很少下車受檢的。其他的人必須下車受檢。中國人走中國人的一條路，第三國人（中立國人）則走第三國人的一條路。中國人多，檢查需時，但人們在荒時廢事之餘，還要受執行檢查的人（主要是印度憲兵）的氣。檢查者禁人戴帽子，眼鏡或吸香煙。帽子與眼鏡是怕人偽裝，禁吸煙則是強迫人尊敬檢查者。檢查者對付被檢查者最客氣的態度是打一記耳巴子。

一天，一輛電車駛來，到站停車，全體乘客（大日本本人（包括台灣民）外，一律下車搜身。三等車中有一個乘客，下車時忘記帶自己提上車的東西，想趕回去取，日兵不由分說，就是一槍或一刀。我會親眼看見這人躺在道旁溝中呻吟，地上有血跡。——目擊者

首獎和鄰人打賭的五塊錢，老太婆（其實並不「老」！）得了蜜餞首獎，因為她用舊來購。兒子得了一個歌女的妻子，女兒得了一個新聞記者的丈夫，各償其願，皆大歡喜。雖一樣是彩色，和「勝歡」相較，便顯褪色。最招衆的處理是汽車撞倒的婦女，以及頭髮充等級的頭髮，都是欠妥的。

聚一個顯然世故的歌女，以及頭髮充等級的頭髮，都是欠妥的。

導演的工夫表現在悲劇的緊張和最後的一個曲折上。子女各失所戀，同時賽珍會結束，在遠景中，大家收拾行裝，燈光熄滅。這個鐘頭烘托出主人公的感情，甚好。

一部通俗的，富于娛樂價值的，色彩并不高明的彩色片。（霍士片·皇后首映）



符號說明

如果明朗記者打瞌睡，片子實在太「衰」；

如果明朗記者坐得正，精神：

你白花港幣，時間與

如果明朗記者歪着嘴，看吧，片子有趣味：

天哪，你非看不可，笑呵呵，因為牠是一部傑作。

三九號 四四話 電

電版 星雲

636751

卅八號 結志街 四樓

怎樣找房子

Chetley Jones作
黃蘭露譯



????????????????????????????
易欽?????????????????????????

我正在搜羅枯腸寫這篇東

勝仗，租屋亦然。

西，房東來收租了。他供給了絕佳的資料。他一面點收我遞

題，那麼，怎樣先住進去呢？

給他的鈔票，一面照例說他沒

(一) 市區的房子既不好，又難找，目標當

有房子住，想或要收回來自己

放在——如果是在香港方面——銅鑼灣以東，七

用，我照例說「悉聽尊便」，

他照例不再說下去，而我也就

照例住下去。

這就是找房子的第一個不傳之秘：住進去再

說。你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一切可能的策略，

找到一個房子，立刻搬進去，然後，再向那些剝

削你，敲詐你，勒索你，威脅你「住」之人生

的業主，二房東，三房東，房屋經紀，「爛仔」

或「猛人」總清算。最後勝利必屬於你。

這是一個法律問題，也是一個技術問題。現代法律的特色之一，是技術性多於道德性。牢記這一點。

房東收了你的房租，在法律上，他便是承認你為住戶。屋租法例中關於限制追遷的一切條款，便是你的保障了。於是，你請一個律師寫一封信給房東或其他任何剝削者，他暗暗罵你一頓之後，乖乖的退回鞋金，頂費或過多的租金。

所以，租房子在事實上恰如討老婆：先上手再說。最調皮的女人，一旦「子歸」，便最不調皮了。同樣的，房子在房東手上時，他占上風，你以劣勢之兵戰優勢之敵，其不片甲不留者幾希矣。反之，你住了進去，主動便在你方面，你可以蓄反攻一戰而勝。這次世界大戰全靠反攻打

瞧，他是一個普通人，普通人，

抽他的稅！盡量抽他的稅。

抽他的屋稅，抽他的床稅，

抽他的禿頂稅；

抽他的麵包稅，抽他的肉稅，

抽他腳上的鞋稅；

抽他的煙斗稅，抽他的菸草稅，

教訓他政府令出必行。

抽他的汽車稅，抽他的煤氣稅，

抽他要走的路的稅。

想像：當丈夫晚歸時陪着女人的東西。

西歐洲：一個肩上橫着碎片，桌上沒有東

西的國家之集體——摩天樓。

天使：在天上，非特指某人。——蕭伯納

亞歷山大舊報

犬儒家：看兩條路過一條街的人。

「二房東最後，帶着小說上公一般的感情，在女主人公回眸一笑嬌聲還價說一卅咬件投降……」



還可以省去車費，往返時間和占一個電話公私兩用的便宜。但那就只好——

(五) 找公寓了

如果府上人口發達，所見過的九龍某公寓為例，比旅館大而「光猛」，傢私齊全，租金並不貴——在比例上。

公寓的房間，以我所見過的九龍某公寓為例，比旅館大而「光猛」，傢私齊全，租金並不貴——在比例上。

公寓的房間，以我所見過的九龍某公寓為例，比旅館大而「光猛」，傢私齊全，租金並不貴——在比例上。

抽他的鞦稅，抽他的衣稅，抽他裹着身體的破片稅。

抽他的猪稅，抽他的猪糞稅；抽他的腳上的靴稅，

抽他的老牛稅，抽他的小牛稅

抽他的笑稅——如果他還笑。

抽他的倉稅，抽他的地稅——

抽他手上的水泡稅。

抽水稅，抽氣稅，

抽光稅，如果迫不獲已——

抽生稅，抽死稅，

抽那些未生未死的稅。

抽一切的稅，大抽而特抽，

盡你所能使人聞如地獄——

，如租屋經紀，老香港，或小姐太太們。同時，如果可能，你還要設法結識業主。業主都是香港的「獵人」中勢力僅次于糧食商的特權階級，但他們多于過江之鷗，結交起來，並不比結交好人更難。如果你是「重慶來的」，這個金字招牌便够招搖了，善利用之。

(三) 找一個破損的房屋，從業主那裏「相來，花一兩千元修繕，你就變成一個可敬的房子了。你還可以把這拿來當生意做。租，修，頂——三字訣使你至少獲一倍的利息。

(四) 如果你是到香港撈世界的，當然要寫字樓。租寫字樓之難難過住宅。若不見尚在修理中的亞細亞行乎？房子還沒修好，「寫字樓」就租光了。爲今之計，你最好把寫字樓與住宅綜合爲一，寫字樓家庭化，家庭寫字樓化。這樣，你

沒有，他可以住旅館，國家出錢；他可以住名流的屋子，一文不費。名流還要整天陪他花天酒地呢。

另一種人是會利用女人特長的女人，想像這麼一個場面吧。男主人公的二房東正在家看黃色新聞的黃色小說：電鈴響了，一個妙齡女郎亭亭玉立在門口，自稱是來租屋的。下文如何，可想而知。

如果房租是四十元，這位女英雄只須出三十元。如果廳房不能公用，女英雄必可迫使對方讓步，二房東最後，帶着小說上的求愛的男主人公回眸一笑，嬌聲還價說「卅咬」之時，無條件投降。

返時間和占一個電話公私兩用的便宜。但那就只好——

租屋之秘訣，不出上述五點。一般人士和房子，其途徑不出上述，自是當然。

但世間有兩種人，另有一種人根本不用找房子。他不是有小公館在香港，便是有別墅在九龍。萬一

要人。要人根本不用找房子。他不是有小公館在香港，便是有別墅在九龍。萬一

要人。要人根本不用找房子。他不是有小公館在香港，便是有別墅在九龍。萬一



美國的專欄作家

稿特

年前，美國阿拉巴馬州摩比蘭城「記錄」報刊出了這麼一則編者啟事：

本報所刊之「德琉·皮爾遜專欄」，其言論未經本報同意，僅作為對讀者之一種服務而已，因該欄對國政及新政宣傳卓著成效故也。本報恕不保證皮爾遜任何敘述之正確；凡該欄所有之任何推斷，結論或意見，本報在編輯上固未敢贊同，亦不負任何介紹推舉之責。

這樣的編者聲明，真是「信不信由你」了，因此，雖是在作者的美國，「記錄報」也給「紐約客」幽默了一通說：「我們現在是在一個組合時代，當編輯的越來越要靠他們未見過面的特別作家的個人意見與判斷了。」

「自然」，報紙向讀者說：「我們并不要你相信（！）那些傢伙。」

不知道皮爾遜廣力的中國讀者，大約會奇怪堂堂的編輯怎會被一個作家強迫來發排他自己不贊成的稿件。皮爾遜每日專欄「華府花絮」在美國六百家報紙上發表，擁有讀者約兩千萬人。他每逢星期天晚上，還要作一次廣播。據去年七月的估計，他的聽眾達九百萬人。在一次美國報紙作家

的選舉中，他名列第一，是全美最有勢力的一位作家。

專欄作家可以是一個自由職業者如皮爾遜或托馬斯L·斯托克斯；他可以是報館的一員如阿塔爾·克羅克或馬克斯·雷勒；他也可以像韋斯特

布魯克·皮格勒或保羅·馬隆那樣，屬於一家特稿組合。他也許每天都寫一篇專稿如薩木爾·格拉夫頓，或是隔日一篇如安·俄哈利·馬克科密克·或是每週一篇如威廉·西雷厄·或不定期發表如柏特那克斯。專欄作家

的作品在全美二、四〇〇家報紙發表時，通常是跟一家大組合定合同，由該組合像發表新聞稿那麼的發與各報。大組合有聯合，白蘭，國王，紐約先鋒論壇（與該報同隸一間老闆），北美新聞聯盟等數家。

與公共事業有重大關係的專欄作家，據一英國的統計，約有四十人之多。但其中為我們的讀者熟悉的，不過是屈指可數的幾位：政論家瓦爾敦泰晤士報的讀者，雖然十九知道利普曼，薩姆納·威爾斯，威廉·西雷厄，但多羅賽·湯卜遜，柏特那克斯便未必知道了。他們也許知道愛內斯特·林德利，因為他常在倫敦英國廣播電台廣播。其他的幾位知名于英國

的軍事分析家（有時他也寫非軍事的東西）德維特·馬肯齊，雖然在八百家報紙上發表論文，却不甚為外國人士熟悉。我國人士熟悉美國專欄作家，則是由於他們在美報上發表的關於東亞的問題的專稿，很少是因為讀

專欄作家在美國新聞事業中是一個較近的添加物。他們的興起，在很多場合，正表示着美報社論的魄力與勢力的衰退。這一點，是我們研究

國專欄作家，高呼「美國頂好」時，不可不注意的。專欄作家的開山祖先是赫德·布勞恩，O·O·馬克因，提雷和惠爾·羅傑士。這幾位都是二十萬之多。

近十年死去的，前面的兩個在他們的黃金時代，收入至少有數十萬之多。所謂專欄作家，是與閒話作家有分別的。後者如薩利凡和他的「紐約商人」，此公在英國也發表閒話。

但閒話欄有的也有政治作用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瓦爾志·文爾爾，也常常利專話舊」，路易·索波爾，和他的「紐約商人」，此公在英國也發表閒話。

英國的報紙，沒有「美式裝備」的專欄作家。雖然英國宣加文生，A·J·卡明斯，多羅賽·克利斯普，約翰·哥頓諸氏寫特稿，但把特稿當作報紙經常的專欄，則不是英國新聞界的常態。兩國新聞事業的這三差異，主要原於有兩個：報紙組織不同，國民性格與習慣不同。

倫敦的早報都是風行全國的，因為他們能够在早餐時送到全國各地的早報，桌上。因此，百萬份的銷路，不但不稀奇，而且理應如此。同時，倫敦文報是全英製造，搜集和發佈新聞的中心。各地方報紙在地理上居於劣勢。

在美國，情形相反，有六個數字銷路的報紙，只是紐約時報與紐約先鋒論壇而已。（小報銷路較大），各報都極富地方色彩，只能在當地稱

會忠實地首肯吧。其他的報紙而已，如華盛頓郵報，芝加哥論壇報，伊利夫蘭德郵報，舊金山郵報，他們的讀者也將

一個全國範圍的合作來修正這個地理的區劃，美國的新聞事業便要陷入分裂的局了。因此，在新聞方面，電訊通訊社把美國報紙統一起來，地方報紙和都市報紙一樣有美聯、合衆、路透的電訊，而且在電訊數量上超過了

其他國家的地方報。在論評方面，則由組合專欄作家來完成這項任務。不論你住在那一個小城裏，你都可以在當地出版的美國家報紙上找到你所喜歡的評論。

另一方面華盛頓發現報紙的專欄作家或無錢電評論員，是他們的一個最有效的媒介，利用他們來試探反應從事宣傳。

(下接第十三頁)

趣味叢談

明 朗
三 本月十一日，界上發
一 二
大

到訪，「喬治」必名之曰「乘客」，高聲報道：「某小姐，你有三個乘客」。

看護花了半點鐘工夫，教
喬治，以後有人來須稱爲 ga-
lers、visitors 或 compa-
ny，千萬不要說是「passer-
gers」。

跑到紐約最繁盛的馬路上觀光，行人聚觀，車輛停止，途爲之塞。有的猴子爬上摩天樓，有的從摩天樓下來，爬到街上的汽車上「遊車河」。有些猴子爬救火會的雲梯，爬到救火機裏大捉其迷藏，猴店專家和警察費了牛二虎之力，才把逃脫的猴子捉回籠中。

日本人是出名的缺乏語言天才的民族。十幾年前，中日問題在國聯提出時，日本代表某用法語講了一通，法代表聽不懂，問日代表在講那一國的話，一時傳爲國際笑柄。去年八月十五，日本投降後，盟軍進駐日本，干是日本的英文，又鬧出許多國際笑話。最近的一個是這國文名字叫喬治。這人戰前是在郵船上當茶房的，自以爲樣的：美軍紅十字會的女看護們僱了一個日本男僕，英文了得。因此，凡有客人

散步時，試留心一下中國店家的英文招牌，就會笑破肚皮。我會看見一家美容院的中英合璧的招牌，把「女子招待」譯成了「供給女子」。談到這裏，我又想起了最近英國下院發生的「皇家英語問題」。勞工大臣伊沙克斯在答覆質問時有一句提到「*town* 給民用的軍事人員」。劍橋大學的保守黨議員皮克多恩聽了，認為 *town* 一字，只可用於金錢，用之於人，豈有此理，於是向伊氏道：「你怎麼能」*town*

回維也納的車票，願意借旅費給他們回去。

「你這麼慷慨會有好報的」，青年丈夫說：「我一定要使你和你的館子成名。」老闆笑了一笑，心想只要你還錢就好了，不談什麼好報惡報。

但這個青年是名作曲家佛蘭茲·萊哈·他誰輕諾，却極重信。幾年後，他作了歌劇「風流寡婦」，主題歌以巴黎那家小館子為名：「馬克辛咖啡店」。該店經壯歌一唱，終於成爲世界聞名

的酒家了。

清華大學獻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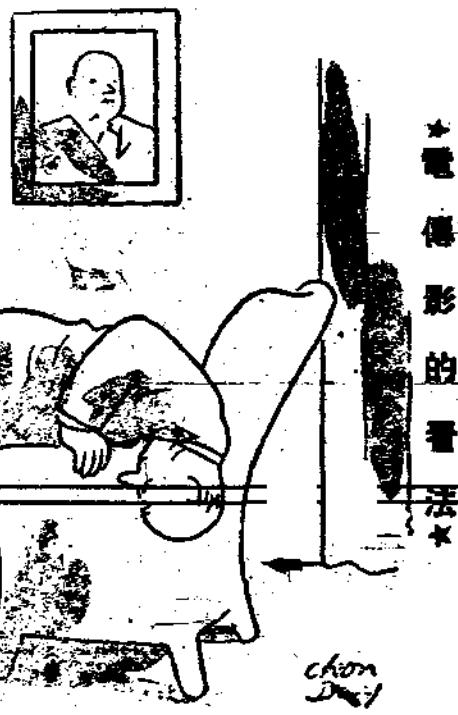
十幾年前北平清華大學
恭請一位要人講演。學生
們在禮堂裏恭候了三點鐘，
要人才姗姗而來。學生當然
不高興，有人便嘯了起來，
要人聽見學生喝倒采，一肚
子氣。講演時便指着禮堂外
的樹木說，專是植樹沒有用
的，要樹開花結果，言下謾
清華未造就人才。這話一
出口，學生、教授都不服
氣。一個學生質問他，先生

所謂人才，是怎樣的人才？如果說做官的，做黨國要人的才算是人了，清華誠然沒有。如果孜孜研究，埋頭苦幹的，不沽名釣譽，不好高騖遠，也算是人才，則清華彼彼皆是了。事隔多年，清華的三位老同學王某，在上月廿九日美國二美圖之音電宣舉行的清華成立卅五週年紀念廣播中，又舊事重提，語帶沉痛，最後對貪官污吏大加抨擊，但他的話還未說完，就給廣播員腰斬了。

二、人員？你可以請牛津大學的老議員來教教你的顧問們的皇家英文呀！」

回敬道：「我對我在下場說的話負責。我的大學是『牛水』，十二歲我就不念了。

輕諾重信的作曲家



本電影的看法



戴轉止夢·有所權版

來。他一手拿着一個紫色天鵝絨袋，請那兩位觀眾緊緊握住他握絨袋的手。他開始下勁打，揉，捏，搖絨袋，一會，他忽然在千萬隻眼睛下，從絨袋中拿出一大杯水來。

白。電車，巴士，火車上，咖啡店，酒店，飯館裏，以及街頭巷尾，到處都聽見人們在談論他。鄧臺成了活神仙，而且沒有一個人說不「臺」。

歌舞舞班表演魔術。第一次請他公開表演天眼通的，是紐約一家俱樂部的委員會。該會的委員們久已從那位哲的親友口中知道他有這個神奇的本領，所以請他公開一顯身手。他不苦功負累，一試成功。于是，

坐在他後面的是電音廣播員。這時他開始介紹鄧寧哲表演「天眼通」。介紹完畢，鄧寧哲說道：「各位觀眾：我剛才發的信封都在各位手上，我問到各位提出的問題時，請舉手罷。」現在，我們開始了。誰在想

她會知道他人的思想嗎？像鄧的長
神仙嗎？

別的團體也來請他表演了。當時，雜耍班中的「大眼通」很多，但最受歡迎，最令人折服的只有鄧寧哲一人。他不像別的「神仙」們，要助手暗通消息，他是的確確憑他的天賦的異能，知別人的思想的。

天眼通鑑寧哲（代序）

兩隻手舉了起來

「我在想八，一，三。」鄧家

卷之三

「你身上」，鄧寧哲向一個還

在舉着手的人說：「你有一張一元的鈔票。八、一，三三個字是那張鈔票

號碼的頭三個字，我說得對嗎？

接着他又指那金碧的其餘號碼一字不誤的說出來。

「你在想什麼鐵塔？」他可

「是呀，你怎麼知道？」那女

大大吃一驚。

塔上。」鄧寧哲說，那女人不住點

頭。

這女人並沒有指她的恩怨，可是鄧寧哲用他的「天眼」一來，

樣地看來了。

思想；感覺，雖非百發百中，百之

中却有九十九次不誤。現在，美國人在他演説的那一晚，一定要聽他的。

卷之三

散完了信封，這位未卜先知的奇人回到台上。他先表演幾套簡單而有趣的紙牌魔術。然後，從台下觀眾中請兩仙年富力強的漢子上台。

每當鄧寧哲表演時，成千成萬的觀眾跑去參觀。他們老早就去搶座位。耐心地在台下靜候紅天籟絃幕幔拉開來。終于，鄧寧哲來了，他從容地向觀眾散發信封，請他們把自己所想的東西寫好，封在信封裏面。「那一位最近到過馬場呀？」他一面散信封，一面向四周望了一下，這麼說。他的兩眼忽停在一個人臉上，說：「是你嗎？」那人一半驚奇，一半感佩的說：「正是我，你怎麼知道的？」鄧寧哲笑了，一笑說：「財喜好啊！」邊說邊向前行，繼續發信封。

如果你有一架可以收聽美國廣播的收音機，你也許可以聽到美國「藍色廣播網」轄下的紐約WJZ電台的廣播：「誰是約瑟·鄧寧哲（Joseph Dunninger）？」？「他是未卜先知的奇人」。

天眼通鑑寧哲（代序）

異能，她在她的專欄「我的日子」中寫道：「這個讀心家是這麼出色，有人說他們不要這種人常在身邊，我選了一個私人電話號碼和兩個名字，相信全室中只有我一人知道的，可是他却一字不誤的說了出來。」

鄧寧哲作私家表演時，常被各地新聞界，商會考驗。他們怕他故弄玄虛，要當面試他一下。鄧寧哲除非忙得分不開身，十次請他他必到十次，每一次都是一個大成功。這裏我們舉一個大前年他在鐵拿西州諾克斯維爾被當地人士考驗的例子。

一九四一年二月，諾克斯的「巡報」(News Sentinel)組織了一個委員會，由警察局長，書局編輯和政府官員充任委員，來負責考試鄧寧哲。他們在「巡報」會齊，鄧寧哲叫他們去城中任何一所圖書館，選一本書，看一句話，回到報館後，他們要聚精會神的聽鄧寧哲的問話，想他們的答案，但不必寫出來，也不必說出來，只是想而已。而且想時不要露出任何足以暗示答案的姿勢。

大家約定了辦法，那幾位委員便出發去圖書館了。鄧寧哲留在報館裏和一個監視他的記者擦天。不久，委員們回來。鄧寧哲叫他們想乘車出發。他把他們帶到那家圖書館，找到了那書，找到了那一頁，找到了那一句。原來這書是溫生特·希漢的「不是和平是劍」，那句于

鄧寧哲被當地人士考驗的例子。鄧寧哲作私家表演時，常被各地新聞界，商會考驗。他們怕他故弄玄虛，要當面試他一下。鄧寧哲除非忙得分不開身，十次請他他必到十次，每一次都是一個大成功。這裏我們舉一個大前年他在鐵拿西州諾克斯維爾被當地人士考驗的例子。



★二次大戰秘話

美德海底鬥智記 (下)

軍並未因海底閃電戰失敗而退出戰爭。不久，航空員開始報告

上空，而潛艇則潛伏於水內，深約卅五尺至四十尺，管上之活塞則阻

止海水浸入。

一九四〇年德軍浮獲了兩艘荷蘭潛艇，纔發明此種方式。據他們

V-1546號潛艇被擊沉的

如字紙隻的東西浮於水面，留有一種輕白的痕跡，有時還看見一團

煙，這就是舉世恐怖的「史諾塞爾」

(Schnorchel)第一次出現。

潛艇推進的主要本能，全賴於電池，當其潛伏水裡的時候，是必需發動電池，每經廿四小時後，潛

V-1546號乃

艦例須浮升海面以增添電力，然每次浮出，均有被襲之虞。自美國小

型航空母艦上的飛行員解決了晚上

十六號潛艇滿裝了燻烟。V-1269

號潛艇出海巡邏五日後，則須折返

十九日被派赴北海的六艘潛艇中的

故事，是最奇觀的，幾乎雙方所有的

一切技術和技巧，都拿出來應用。

V-1546號乃

一九四五年三月

的六艘潛艇中的

無線電播送機便將聲音轉播於飛機

手，而只執行了雷達的任務。

V-1546號潛艇被擊沉的

故事，是最奇觀的，幾乎雙方所有的

一切技術和技巧，都拿出來應用。

一九四〇年德軍浮獲了兩艘荷蘭潛艇，纔發明此種方式。據他們

自述，他們就延了八個月才開始

試驗。納粹對於史諾塞爾之設計，

其未臻完善之處甚多，船員常受空

氣壓病，時感耳痛，在波濤洶湧

的大洋海上，亦未能永久保存船員

之耐勞力。若保持正常之深度，實

非容易。此種缺憾，他們也永遠無

法補救，故阻礙時有發生，有時整

艘潛艇滿裝了燻烟。V-1269

號潛艇滿裝了燻烟。V-1269



古蹟場港

一九四三年起，由於觀眾的要求，鄧寧哲的表演發展到電台了，這樣，他一方面可以當着有限的觀眾表演，一方面又可以使無限的無線電聽眾同樂。他第一次廣播表演是在菲列德爾菲亞的K Y W 台電，這次表演證明他可以遠地測知他人的心。當地人事組織了一個委員會來考驗。他們選了一張公債券，鄧寧哲一字不誤的從無線電上說出那持券人的姓名，住址和號碼。他又從無線電猜出一個編輯的標題。編輯跟他的距離有一次竟遠到加拿大首都。但廣播天眼通究不及實地當場表演的詳盡，將來電傳影普遍後，鄧寧哲絕技的發展，更不可限量了。

揮部遂遣派護衛航空母艦四隊，連同輔助毀滅艦四隊前赴紫色戰線，形成封鎖陣線，以待該六艘潛艇。照執行指揮部的圖表，紫色線為假想線，綠色線為實戰線。

在整個作戰期間，納粹潛艇每日均致電柏林，因此每暴露了他們的所在地。德軍司令官也深知我們尋得潛艇的所在，但他們仍堅持採用無線電報告，此或因納粹永不信任任何人，連他們自己的人員，也不信任。某次，他們詢問最西的一艘潛艇的氣候報告，方向指導儀器便立即暴露其所在，與執行指揮部估計的地點，相差僅一哩。又某次潛艇與柏林通話，又被截獲。但在體上，每次追蹤須採用假定方法經過三個冗長而苦悶的星期，方克成功。

那時，所有該隊其他的船艦俱靜默偵察潛艇的所在，但播音器傳出海底裡的聲音，甚為嘈雜。據一本海軍的著述稱，海底裡魚類發出的聲音，等如陸上蟲獸所發出的聲音無異，而我們的聽音器只找尋那「砰」的聲音，或其他的聲音足以證明是撞擊潛艇的回聲。

戴維斯號被撞擊後卅七分鐘，夫拉地號發見潛艇，搜索艦隊則堅守封鎖崙位，只派數艘集中靜待協助襲擊。夫拉地號奉命先頭襲擊，而貝爾士巴利號則佯作主力攻擊。

先頭襲擊，是由機器將水彈四周發放，該種水彈與深水炸彈不同，蓋深水炸彈，每至相當深度則自行爆炸，但此種水彈必須與物體接觸，然後爆炸，故發放於水中，並無聲響，而聽音人員也得保持接觸，不致如深水炸彈，每易斷絕聯絡，俱靜立候聽爆炸聲，以測算潛艇的深度，但結果並無爆炸聲響。

該次的攻擊，可稱失敗，蓋該艘潛艇並非一艘普通的潛艇。此艘潛艇對於各種狡計，異常詐熟，更施渾身解數，盡量應用。它知道怎樣淆亂它底痕跡及怎樣削弱聲音的波浪，它於是在水裡，四圍旋轉，使到處都是它底痕跡，使水上的船艦難以捉摸。當「砰」的聲浪撞擊它的船身時，它也擊打船上的聽音器，使「砰」的聲浪彈開，它又潛行在敵艦的底下，使「砰」的聲浪不能追蹤它，縱使那一艘是主力不攻擊，或是那一艘是佯為攻擊，也受愚弄。最後，它還具有水濫它

差別的控制權。所有德軍潛艇均據有圖表，顯示各地不同的聲音情況，蓋水裡溫度只須華氏九度的差別，則可將回聲減降矣。

經過兩小時的攻擊後，潛艇受擊傷，因爆炸力震動厲害，潛艇迫不得已，施用船裡抽水器，將水排泄，但抽水器發出之聲音使收音器喪失其效力，而潛艇遂無法獲悉海面水的動態如何了。

時已下午八時左右。夫拉地號丟下一枚炮彈，四分鐘後，電油如一股血的湧出海面，再過十分鐘後，一個大的水泡從海底裡噴出，跟着爆裂了成爲無數的小泡，夫拉地號於是再丢下一枚炸彈。

八時卅六分。華李安號艦喊着：「準備射擊，它正要浮出了！」

八時四十分，潛艇果然浮出，貝路士巴利號，以四十吋口徑大砲向其猛轟。其他各艦亦盡可能地發砲射擊。納粹逃生的人員見了高塔破壞不堪，便從第則爾發動機機房內逃出。史諾塞爾一直保持著潛艇由三月廿一日潛伏到四月九日，但結果亦不能挽回其命運，同時亦未能挽回其餘兩艘的命運，蓋其餘的兩艘於數日後，也被擊沉了。

在戰爭末期，德國又有第三次新發明，潛艇可能深入水中七百尺，潛入時的速率加增至十五海里，但爲時已晚，結果仍不免遭受襲擊。

稀奇古怪錄

* 女人頭上打高爾夫 *



打開槍打死公主

於義大利的公主之死。這許多以前發生的事情，但至今太陽人樂道。公主之死是許多以前發生的事情，但至今太陽人樂道。

臥室，發現地板上有一個大魚，它已給開水旁邊小桌上，牆面燒焦了。

將官發現在小桌上的手槍，槍口正朝向公主心臟。

他把這些證據搜集起來，得出一個結論：鯊魚偶然觸到小桌上，它的翅膀恰巧觸着槍管的槍機，於是手槍便走火了。

法庭認為證據確鑿，便把公主的丈夫開釋了。

著名的，因此更有嫌疑，便被捕了。但那不勒斯的警官說，經過了精細調查後，證明她是丈夫。她的丈夫以普魯士是她丈夫的，不是她的丈夫。

原來義大利的鯊魚之大，是世界出名的。警官偵察

種玻璃真空管，裝有陰陽極，通以高壓電流，陰極便會發光。

當時人們正在研究陰極光線，夏夢也在研究，但一

時偶然的衝動使他別躍逐徑。他製了一個厚紙機盒，把克魯克管放在裏邊來實驗，這天晚上，他偶然把重物批到小桌上，他的翅膀恰巧觸着玻璃的槍機，於是手槍便走火了。

法庭認為證據確鑿，便把公主的丈夫開釋了。

這樣，從一個意外開始，某次到倫敦英國廣播電台講演，是世界出名的。警官偵察

畫成推門畫成

當時家約翰·沙金特跟出版界巨

奇，這數字是一四二，八五七。一四二，八五七

相；齊利當時兩眼將盲，想在他眼未失明前把畫趕好。但是當他正在用心畫一筆時，一扇門忽然砰的一聲關上，這一扇門使畫家手不自主的在畫上畫了一筆。畫家仔細一看，這

樣。後來這張肖像展覽時，大家都認為齊利的眼睛畫得非常之好，誰知這只是一個巧合而已，原來這一筆就是畫家閉眼門舞而誤畫的！

這樣，從一個意外開始，某次到倫敦英國廣播電台講演，是世界出名的。警官偵察

以二乘之，得二八五，七一四，即是原來的數字不同的

排列。一四二，八五七乘三四，得四二八，乘五，得七七一，四二八，乘五，得七五七，一四二；三者都是只把原數顛倒錯亂，基本數字還是不變。但如乘七，一四二，八五七却變成九九九，九九九了。數字之奇，有如

奇怪數字

一位希臘數學家發現一個數

奇偶，這數字是一四二，八五七。一四二，八五七

是故鄉景物，軍官非常高興。再轉前一看，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風景上站着

的一位女人，正是他的姑

媽。

他家吃晚飯。那家廳前

次比利時某城

英軍軍官，軍

家，發現家中被盜，時鐘失

去了。

檢查當時的日記，果然號碼

講鐘失鐘

威爾斯某醫生，是世界出名的。警官偵察

劃期的貢獻，使千萬萬

人減少苦痛——這就是X光

兩槍一樣

英國某君，上次大戰時應徵入伍

，應一比利時人之邀，到他家吃晚飯。那家廳前

次比利時某城

英軍軍官，軍

家，發現家中被盜，時鐘失

去了。

檢查當時的日記，果然號碼

是故鄉景物，軍官非常高

興。再轉前一看，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風景上站着

的一位女人，正是他的姑

媽。

他家吃晚飯。那家廳前

次比利時某城

英軍軍官，軍

家，發現家中被盜，時鐘失

去了。

檢查當時的日記，果然號碼

是故鄉景物，軍官非常高

興。再轉前一看，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風景上站着

的一位女人，正是他的姑

媽。

他家吃晚飯。那家廳前

次比利時某城

英軍軍官，軍

家，發現家中被盜，時鐘失

去了。

檢查當時的日記，果然號碼

是故鄉景物，軍官非常高

興。再轉前一看，出乎他

的意料之外，風景上站着

的一位女人，正是他的姑

媽。

偵探連載

作者保留本文一切版權。又文中所有人物描寫，全為想像，如與真人實事相似，純屬巧合，謹此聲明。——作者

第一章 密室風波

咳了一聲。關先生兩眼合成一條縫，看着愛華一言不發。愛華不吃巧，熱心掛腸，看了他這副西方式的哭喪面孔，也有三分掃興。

「什麼矮胖子？」鄭強問時忽

你的確需要老卜這樣的人。他
胖子。這人想跟鄭強做助手，鄭強
堅拒不要；而且不客氣的說過他就
本領你沒有呢！」

是要联手、也不會要一個矮胖子。矮胖子不服氣，說他似的身材，雖算不上標準，然而人不可以貌相，還有軍人配給。瞧，我到大公司去，鄺強怎麼能因他矮胖就斷定他不中用呢？

愛華不管她願意不願意，就跑去扭開密室的門招呼矮胖子進來。矮胖子一臉愁容，穿着一套跟他臉色一樣憂愁的灰色西服，一手拿着一頂舊小禮帽，一手提着一口小皮箱。上衣插巾袋裡像插手巾似的插的「肥」字誤聽成「瘋」字，所以

「我并不瘦」，矮胖子接口道：「只因家母嫌我的時候，吃錯了羊肉，所以有時會發羊癲瘋。但我只要躺一下就好了，不會亂鬧的。」原來矮胖子不知怎的，把鄭強說的「肥」字誤聽成「瘋」字，所以

憚煩的詳加解釋。愛華咬了一口巧格力道：「老卜，你快把發羊癲瘋的情形告訴他，免得將來他誤會。」卜土放下帽子和手提箱，說道：「起先，我聽見腦袋裏一陣騷動，我就知道那話兒來了，馬上拿一個東西塞到口裏把舌頭壓住，免得量過去時不小心把舌頭咬斷了。」卜土說時從插巾袋中取了一個壓舌器塞到嘴裏，演習給鄭強看。鄭強把頭一偏不看他。卜土把壓舌器從嘴裏取出來，一本正經的說道：「這樣，就不會出人命了。你只要讓我在屋角上躺幾分鐘就好了，連草也不要一根。」鄭強早已不耐煩了，這時便不客氣的下逐客令道：「卜先生，你的帽子，箱子在這裡，門在那邊。」卜士一言不發，拿起小禮帽和提箱出室。鄭強看見他出了外面的辦公室，才把門關上，轉過身來向着他愛華。

「你需要老卜」，她進言道，又咬了一口巧格力。「你需要一個有靈魂的女人，一個有鎗的男子。」

「我了。」

鄭強怨聲說：「那我就不必要他走到寫字台後的椅子前坐下，伸手拿電話筒，他剛撥了一個號碼的第一個字，門外突然出現了沉重而迅速的步伐聲。密室的門一下子打了開來，一個彪形大漢出現在鄭強夫妻眼前。

卜土放下帽子和手提箱，說道：「起先，我聽見腦袋裏一陣騷動，我就知道那話兒來了，馬上拿一個東西塞到口裏把舌頭壓住，免得量過去時不小心把舌頭咬斷了。」卜土說時從插巾袋中取了一個壓舌器塞到嘴裏，演習給鄭強看。鄭強把頭一偏不看他。卜土把壓舌器從嘴裏取出來，一本正經的說道：「這樣，就不會出人命了。你只要讓我在屋角上躺幾分鐘就好了，連草也不要一根。」鄭強早已不耐煩了，這時便不客氣的下逐客令道：「卜先生，你的帽子，箱子在這裡，門在那邊。」

「你需要老卜」，她進言道，又咬了一口巧格力。「你需要一個有靈魂的女人，一個有鎗的男子。」

「我了。」

鄭強怨聲說：「那我就不必要他走到寫字台後的椅子前坐下，伸手拿電話筒，他剛撥了一個號碼的第一個字，門外突然出現了沉重而迅速的步伐聲。密室的門一下子打了開來，一個彪形大漢出現在鄭強夫妻眼前。

這人生得跟鄭強一樣高，塊頭却比鄭强大幾十磅。頭髮像一堆乾草，下巴上兩塊肉幾乎燙到了胸口。那人不待鄭強細看，霍地伸出一隻右手來像是要跟鄭強握手似的，鄭強正待伸手去握，萬不料那人迎面就是一拳，正打在鄭強右眼上，接着左手一拳，打在鄭強胸口。鄭強中了第一拳已經向後倒了，第二拳把他打退到寫字台邊，屁股給抽着，左手一拳，打在鄭強胸口。鄭強把手重重地撞了一下。鄭強連哎喨都沒喊出，那人就一個箭步跑上前把鄭強的喉頭扼住。愛華嚇得尖聲三叫，情急智生，提起腳來，用她那尖尖的高跟鞋跟向大塊頭的腳脣一下死勁的踏了一脚。愛華有生以來，沒出過這麼大的氣力，可是那人毫無感覺，兩手又住鄭強的喉嚨，把鄭強的後腦袋拿來敲桌子，一面咬牙切齒，一字一板的厲聲道：「程家的……事……情……不……許……你……管！」愛華看見丈夫危急，早已不顧死活，再使出全身確數，向太塊頭臉上重重地打了一耳光。這一次大塊頭感覺到了，順手把愛華一推，愛華便像低空飛行的飛機掠地而過似的，一竄飛到牆壁上，通的一聲彈回地上。大塊頭的這一推雖然了得，到底不免予鄭強以可乘之隙，鄭強乘他推愛華時，一把抓起電話筒，向他頭上回敬了一下。大塊頭搖搖欲倒，扶住寫字台才站住了脚，鄭強早已挺身站定了身子，正要收拾大塊頭，想不到大塊頭竟摸出了

一個黑溜溜的東西來，對着他。

「真好漢不用金！」鄭強叫道：「你先是用空手打的，現在我們

就憑拳頭來見過高低。」

耳光。

「饒命！」大塊頭叫道。

他「玉碎」

「我要憑這東西來見過高低！」

鄒強說：「替我老婆報仇！」

「唔，鄒先生？」

「大塊頭揮着手鎗說。愛華這時從地上爬起來，看見這情形，連忙叮囑鄒強道：『小心！」

說時掉頭看愛華，她正伸手取電話筒。鄒強忙道：『你幹什麼？』

「我把你打倒了！」

大塊頭又向房門退了一大步，把鎗口移到右方愛華那邊，厚嘴唇一歪，笑道：

「姓鄒的，你別跟我鬥。我只打你的老婆！」

「我把你打倒了！」

鄒強瞥了愛華一眼。她木雞一般站着，兩眼盯着鎗發愣。鄒強搶前一步想用身子護住愛華，大塊頭拔住鎗機的手指正要動時，門背後忽然來了一個救命星，他就是變胖子卜士。他把鎗藏在大塊頭的背心

的看着鄒強用鎗口把大塊頭由密室門口趕到辦公室門口。鄒強待大塊頭前行到一個相當距離，提起右脚猛向大塊頭屁股一踢，大塊頭身不由主的跌了一個狗吃屎。

「我把你打倒了！」

(接第六頁)

這比叫自己的秘書來作試探性的發表或直接攻擊政敵高明而奏效。譬如，

國務院中有兩派，對政府的某一施策持不同意見，於是，其中的一派便

把他們的主張梗概「洩露」給一個具有相當聲望的評論員。這樣，不消

幾天，報紙，無線電，乃至國會，便鬧得天翻地覆了。

上面的一點雖然列在最後，却不是最不重要的。

看到這裏，記得篇首摩比爾「記錄報」的編輯啓事的讀者也許會問：

編者既不能控制專欄，那末，專欄的言論不是會跟社論衝突嗎？這答案

要分幾方面來說。第一，專欄作家的意見，一般都認為是該作家個人的意

見，並不代表報紙。第二，一具具有政治色彩的編輯，通常他只用那些意

見和他報紙讀者相去不遠的專欄作家的稿子；如果專欄作家的意見超過

了可同情的範圍，他的合同就不會續定了。

此外，編輯先生還有方法應付那些他所反對，但又不得不用的專稿的

妙法。他可以把全文不登而談稱稿擠，或刪去一部分，或故意排錯。華盛

頓郵報有一次便巧妙地避過一位專欄作家的論點，他們把這辯駁擴成一

句話，排在文尾，其上不加線，不留空，也不用另段符號，這未一來，這

個辯駁便好像是全文的結論了。這是華盛頓美國記者俱樂部的一個笑料

還有。報紙常常可以因論戰而刺激銷路，藉此以表現「民主風度」

。美國的著名大報的筆墨官司，可以這樣打：專欄作家對他的編輯，

報上的專欄作家對同一報上的另一位專欄作家。有例為證：紐約「郵報」

的編輯和該報專欄作家多羅賽·湯卜遜大打其對德問題的筆墨官司；而

外兩位「專欄王」——瓦爾特·利普曼與薩姆納·威爾斯則在紐約先鋒

報上爭辯外交政策。比這更「引人入勝」的是利普曼還跟先鋒論壇開

九四四年競選。他們大都聘有助手

，然後，我們來談談這些專欄作家是怎樣寫稿的。他們

中心是自己決定的。材料由助手搜集，自己來下結論。美國專欄的特

色有，整論另一家。這一



「我要把
他『玉碎』
『唔，鄒
先生？』

「我要把
他『玉碎』
『唔，鄒
先生？』

笑

「你爲什不上岸？全船只有你一人沒有趕上嗎？」

「不，大人。水兵多
「金鎖只有我一人有！」

李警士夜半回家，這夜
月光如晝，警士不開電燈，
脫去衣服，上床睡覺。他的
老婆驚得坐了起來，說道：
「快去跟我買一包明絲粉來。
我頭疼得要命。」

★ 父親帶女兒去動物園參觀。他們站在獅虎前看一匹貓。父親向女兒詳細說明獵子的兇猛，以及怎樣吃人。

小女孩看看鬍子沈吟道：

★
兵艦開到了香港，船上
水兵都請來上岸遊玩，只有
一個水兵不上岸，官長有點
奇怪，把這個水兵叫來問話



你知道嗎？

妻子要斷氣了，向丈夫

太太：「是呀，我沒有
騎牛；『那麼，叫你的
夫人來吧。』

「什麼看窗外？」
醫生回過身來，客客气氣的說：「小姐，我在看東方亮了沒有。」

「我幹錯了一件事情，我對不住你，我跟那人發生過……」

把你毒死，你知道嗎？」

騎牛向人道：「我看你這病很重，你最好是請你

的你明天早上十點歸來！

先生：「我是指你的文

卷之三

裏看來，他力大，友人人大吃一驚，忙問道：

「那要問：『一粒沙。』不過有的時候我把客人的耳朵割了一點。」（艾斐）

英
國氣象所是一八

英

國統所是一八五五年由海軍上校艾劍謹的，菲止

康年儲蓄銀行 (有限公司)
中國康年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均設在香港德輔道中

186至188號

各具雄厚資本，向港政府註冊立案，營業數十年，專營
 一銀行業務，各種存款，尤注重於儲蓄存款。
 人壽保險分終身，限期儲蓄，倍利，兩合，幼孩各種保
 險，男女均可受保。
 本銀行所收存款，本公司所受保險金，用於物業抵押放
 款。保障安全，辦事尤貴妥捷，務期各界滿意。

總司理 李星衢 啓

The Hong Niu Savings Bank, Ltd., The China Hong Niu Life Ins. Co., Ltd.

186-188 Des Voeux Rd., C. Hong Kong

明朗報週

第二卷 第一期

第二卷 第二期

明朗週報

我控訴（讀者國地）
 三年零八月（香港淪陷回憶錄）
 買美國火柴有感（時事小品）
 做自己的夢（軍後謀生問題）
 香港報業透視（特稿）
 軸心死灰復燃記（狂想曲）
 德國投降週年紀念特輯（兩篇）
 抵禦小老婆原子弹（大婆必讀）
 世界最神秘皇冠寶石案（獵奇）
 縱賞猜畫

我控訴（讀者國地）
 三年零八月（香港淪陷回憶錄）
 大少爺搭霸王車（幽默小品）
 神秘的太陽黑點（科學講話）
 原子彈私的里頭（特譯）
 海底撈針（偵探奇情幽默小說）
 美德海底鬥智（二大戰秘話）
 戰後牛津（英國通訊）
 怎樣使人歡喜你（修養）
 笑七天

本刊徵求
紀念定戶一千名

本刊革新伊始為優待讀者起見特舉

行廉價定閱辦法如下

- (一)革新紀念定戶以一千名為限本埠五百名外埠五百名
- (二)特價期限自五月四日起至六月四日截止外埠以郵戳為憑
- (三)前本刊定戶續定者照特價再打九折

經理部謹啓

中外雙無

馳天下名



粉頭痛 油金萬 藥聖堂 安永標虎 丹卦八 水快清

明朗讀者意見調查表

(凡剪寄本表讀者一律酌贈本刊)
字第號

姓 名	性 别	年 齡	職 業	是 否	定 戶

通訊處

何 處	購 得	本 刊	喜 閱	何 種	刊 物	最 喜	本 期	何 文	何 欄

篇幅不敷請另紙
對本刊意見(如
書寫一併寄下)

誤	備	考
植		
中華民國卅五年 月 日 (簽名) 填寄		

戶定紀念新草價特閱定

國外每冊加郵三分	十全年五冊	廿半六年六冊	十二三個月三冊	四個月二冊	一個月一冊
	十四元	七元	五角	三元	二角

行業商海四

一二八零三話電房號六二三樓四行子太

品貨有現

品貨途在

英國雪屐
透明膠梳
雪梨條視
澳洲麥片
靚藍碇餅
麻雀膠片

哥朗頭水
打火機

來路牙膏

宣相為極格價發批顧惠衆如

款式極多
未能盡錄
舶來貨品
無不精美
駕臨參觀
諸尊賜顧
當有所獲

其他貨品

姓名	通 聲處	中華民國卅五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期自 年 月 日	角 分預定費刊	字 第	茲奉上港幣 元

MING LANG, May 18, 1946

Vol. 2, No. 26

Ming Lang is published every Saturday by Ming Lang Press, D. S. Chang, Proprietor. Registered as newspaper at Secretariat for Chinese Affairs, Hong Kong, Dec. 17th, 1945 under th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Ordinance, 1927.